

【迫父歸家】

劇情簡介

迫父歸家是南管的名劇，為白兔記之一折，劇中敘述咬臍長大了，有一次出外打獵時，受仙人暗助，以白兔引他到沙陶村，於井邊遇見被兄嫂凌虐，在冰天雪地中，赤足汲水的李三娘，咬臍憫其悲苦，動了惻隱之心，承諾代尋其夫婿。

咬臍回家後，將李三娘所託的家書，呈給劉智遠，後竟知李三娘就是他的生母，咬臍悲痛萬分，逼迫父親，即刻趕到沙陶村，接回生母。但無奈劉智遠已另娶他人，難以答應咬臍的請求，於是有了這場，咬臍挑戰父權的精采好戲《迫父歸家》。

智遠（吟）：自前別後 五空管

（吟）：自前別後……音信稀，光陰相催……緊如劍，
想我三娘……蜜意，愛卜娶來……又畏失了和氣。
愛卜娶來……又畏失了和氣。

智遠（白）：雲外將軍爭戰多，旌旗搖動震山河。
四海無夷狼煙熄，南北東西唱凱歌。
下官智遠，官拜邠州節度使，那因我子神佑，
去遊山打獵，因何未見返來？好得ㄗㄨ我煩惱亞！

小軍（白）：將軍打獵才返來！將軍打獵才返來！
入內稟報老爺知。稟老爺，小將軍遊山打獵，返來咯。

智遠（白）：喔，小將軍去遊山打獵，返來了嗎？

小軍（白）：是。

智遠（白）：小軍，請小將軍替換童衣，入內相見。

小軍（白）：喔！兄弟呀，請小將軍替換童衣，入內見老爺。

咬臍（白）：喔！（幕內應聲——出場）

（白）：井邊遇佳人，說出拙來因，共爹同名姓，思量不安心。
爹呀！

智遠（白）：喔，子你返來了嗎？

咬臍（白）：是。

智遠（白）：好啊！

咬臍（白）：爹爹拜揖！

智遠（白）：子兒免禮！

咬臍（白）：曉得。謝爹爹！

智遠（白）：子你去遊山打獵，去到乜所在？

咬臍（白）：子去到沙陶村，李家庄才者返來

智遠（白）：哼！子你只去都未有賴久，因乜去到許所在？

咬臍（白）：爹有些怪異！

智遠（白）：有乜怪異？

咬臍（白）：子去三冥三日，返來不覺一月日。

智遠（白）：嗯，是啊怪異！子你可有見乜光景否？

咬臍（白）：有亞，子都有見光景返來。

智遠（白）：說度你爹曉得。

咬臍（白）：爹爹聽說……

（唱）：上 … 覆 … 爹 … 爹 ……

（唱）：因趕白兔 五空管

（唱）：因趕白兔，因趕白兔尋無因由，那見童顏白髮（智遠：怎樣呢？），

騰雲駕霧，駕霧騰雲，引子去到沙陶村（智遠：見什乜？），

見一婦女人，值許八角井邊汲水，淚都淋漓，蓬頭跣足，

被許霜雪凍身己，子問伊是乜厝人子兒，

伊說是（智遠：伊說什乜？）李家庄上李員外，

是伊爹爹名字（智遠：我子，汝又再問什乜？）

再問伊厝兒婿乜名姓，

伊又說（智遠：伊又說什乜？）嫁乞許虧心薄情劉！

（智遠：哼！）

（落串一聲聲哀怨，聲聲哀叫，越惹得悶人心酸，阮悶人……）

（串中白：）

咬臍白：噯咦呀！婦女人說伊兒婿，共爹同名姓，不免稟過。

智 遠：子你說不說，跪地做乜？

咬 臍：爹呀！你著赦子無罪，子即敢說。

智 遠：好，好，赦你無罪，起來說。

咬 臍：曉得！（接唱）

咬臍唱：伊又說……嫁乞許虧心薄情劉（落串）

（串中白：）

智 遠：敢是智遠？

咬 臍：是。

智 遠：只人可怎樣呢？

咬臍唱：只人辜恩負義，忘恩負義，被伊哥嫂迫勒，在許瓜園內別離，

伊值來只處投軍機，毒心哥嫂迫教伊著再結連理

（智遠：伊可有從伊否？）伊推說身中有懷孕，

伊即不肯從伊（智遠：哈咦，且喜呀！）

今且喜劉家有後嗣（智遠：是男亦是女）磨房內生下一男兒，

尋無剪刀名表咬臍（智遠：今值去）託趙老送去邠州養飼，

伊即送來在咱本州晟墀。

智遠（白）：嗯……

智遠（唱）：聽言語有嶢敬，正是乜人？天下有人同名同姓，我子你凡事著三思，

再三思中間只拙就裡。

咬臍（唱）：子只心中暗猜疑，我只心中獨自暗猜疑，其中有難辨，

只拙苦痛因由！

小軍（白）：前日井邊婦女人，寄有一封書，恐畏將軍袂記得，我不免共伊稟一下。

稟！

智遠（白）：所稟何事？

小軍（白）：稟將軍，前日井邊婦女人，寄有一封書，恐畏將軍袂記得，

小軍迢來只處稟。

咬臍（白）：咳！我險險袂記得。能幹！

小軍（白）：不敢！

咬臍（白）：明早領賞！

小軍（白）：喔。

咬臍（白）：退邊！

小軍（白）：遵令！

咬臍（白）：爹啊！這封就是婦女人的書。

智遠（白）：喔！這封就是婦女人的書嗎？

咬臍（白）：是，爹啊！子看婦女人寫書，是也受苦！

智遠（白）：怎見得？

咬臍（白）：爹啊！

（唱）：子今看伊人寫書淚淋漓，因只上，子即爲伊帶一封書到只。

（白）：爹啊！這封就是婦女人的書。

智遠（白）：那只就是婦女人的書嗎？

咬臍（白）：是，爹啊！婦女人說伊兒婿，來只邠州投軍，必想是爹爹台下的軍，

爹你將書開看，看值一個是伊兒婿，值一個是伊子兒，將只兩個禽

獸，掠來爹爹面前，重打四十大板，然後除回原藉，以警後人！

智遠（白）：我曉得！

咬臍（白）：爹啊！

（唱）：望爹爹……百萬軍中，爲伊人詢問只拙因由。

智遠（白）：子你起來。

咬臍（白）：曉得！

智遠（白）：子你返來，可有見你娘親否

咬臍（白）：子返來，都未曾見我娘親。

智遠（白）：好，好，你入內去見你娘親，待你爹將書看到尾，就曉得。

咬臍（白）：喔。

智遠（白）：劉相公書。（看見信封收件人）咳噫！三娘是也賢慧！

咬臍（白）：我爹伊都處看書，我不免入內見我娘親。

智遠（白）：（看書——頌書）

別時容易會時難，望斷山河燕水寒。十六年來人面改，三千里外卻心安。

陌人爲我空流淚，節女含冤枉拜官。鴻雁不傳君不至，井邊流淚夫君看！

唉呀啊！鴻雁不傳君不至，井邊流淚夫君看……

咳！三娘，我誤你！我誤你！

（唱）：怎得我 四空管

孤 … 淚 … 傷 … 悲 ……

（唱）：怎得我，怎得我會不珠淚淋漓，書中言語正是我糟糠妻，我妻，共你分別離，將掠只香羅割斷，卜來爲盟爲記，所望卜衣錦返圓，豈得有只千里驅馳，虧咱夫妻都亦未得通相見，那可虧咱夫妻隔別，

都亦未得通相見。

咬臍（唱）：爹，我爹你看別人家書，爲何雙眼珠淚滴？

只拙事志，將只事志，共子說出拙因由。

智遠（唱）：我子你前日井邊親見母，對面都不識伊。

咬臍（白）：爹啊！對面都不識伊，只話可障說？

智遠（白）：卜論當初時，咬臍就是子你正是。

咬臍（白）：堂上許人是誰？

智遠（白）：堂上許人是你養母。

咬臍（白）：井邊婦女人是誰？

智遠（白）：井邊婦女人，就是子你親娘。

咬臍（白）：喔！井邊婦女人，就是子的親娘嗎？

智遠（白）：就是子你親娘！

咬臍（白）：爹啊！前日井邊相逢來，前日井邊相逢來，母子依然拆東西。

咳！舅姪啊舅姪！舅姪不念著同胞女，親生一子嘴咬臍。

爹啊！辜恩負義天地見！辜恩負義天地見！虧心毒幸神明知！

咳娘啊我娘啊！子在只處享富貴，子在只處享富貴，

那虧我娘親受磨篩。

咳娘啊！我娘啊！

智遠（白）：我子捍定！我子捍定！

咬臍（唱）：聽爹說……八角井邊婦女人，原來是子娘親，娘值井邊，
共子說出拙因由，子看娘真狼狽，遍身穿都是破碎襤褸！

智遠（唱）：我恨……恨著李鴻信，你只賊畜生，你可虧心無行止，
掠你親小妹，肯做爲奴爲婢！

咬臍（唱）：爲人在世間，枉你爲人在世間！

智遠（唱）：我三娘妻，非是我辜恩負義，全礙是山隔路遙，我只封書難寄。

咬臍（唱）：你真是辜恩負義！人那做官都未得返鄉里，
因乜封書你亦並無半字！子值只堂上享福富貴，拋別子娘親，
離別子娘親，在許沙陶鄉里，食盡苦酸濫味！

（白）：咳娘啊！我娘！

智遠（白）：我子擇定！待你爹明旦早，令人搬請你母，來只處圓聚，未就好咯！

咬臍（白）：咳爹啊！

（唱）：若肯搬請子娘親來到只，子兒萬事都不提起，
若不搬請子娘親來到只，

咳，罷罷了！子今一命，咬臍一命，定送值許南柯夢裡！

智遠（白）：哼！子你障說，不孝大不義！

咬臍（白）：咳爹啊！

（唱）：大人障說子不孝，亦有人說爹你辜恩負義，我爹爹你是忘恩失義！

智遠（唱）：非是我辜恩負義，全礙是官差不由己，今旦即會誤了佳期。

(合唱)：恨歸遲，父共子，須卜一齊同歸故里，
為人子，須念養親之義，
為人夫，須念夫妻之誼，
做夫妻亦識人倫禮義，恨未插翅，飛去沙陶鄉里，共我賢妻相見。
恨身……未插翅……飛去沙陶鄉里，共我賢妻相見。
娘親

咬臍(白)：咳娘啊！我娘啊！

(下台)

智遠(白)：我子一時歸心去緊，是啊有孝！

嫺處！

小軍(白)：喔！（幕內應聲）

智遠(白)：令人收拾籠棍，星夜得到沙陶村。

小軍(白)：喔！（幕內應聲）

智遠(白)：咳三娘！我三娘啊！

(下台)

(迫父歸家完)